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情史類略 第六卷 情愛類

以下男愛女

麗娟 李夫人

漢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。年□四，玉膚柔快，吹氣勝蘭。不欲衣纓，拂之恐體痕也。每歌，李延年和之。於芝生殿唱回風之曲，庭中花皆翻落。置麗娟於明離之帳，恐塵垢污其體也。帝常以衣帶縛麗娟之袂，閉於重幙之中，恐隨風而去也。麗娟以琥珀為珮，置衣裾裡，不使人知，乃言骨節自鳴，相與為神怪也。出《洞冥記》。

李夫人本以娼進。初，夫人兄延年善音，嘗於上前起舞。歌曰：

「北方有佳人，絕世而獨立。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人國。寧不知傾城與傾國，佳人難再得。」

上歎息曰：「世豈有此人乎！」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，上召見之，妙麗善舞，由是得倖。生一男，是為昌邑哀王。及病篤，上自臨候之。夫人蒙被謝曰：「妾久寢病，形貌毀壞，不可以見帝。願以王及兄弟為托。」上曰：「夫人病甚，殆將不起。一見我，屬托王及兄弟，豈不快哉！」夫人曰：「女人貌不脩飾，不見君父。妾不敢以燕媵見帝。」上曰：「夫人第一見我，將加賜千金，而子兄弟尊官。」夫人曰：「尊官在帝，不在一見。」上復言，欲必見之，夫人遂轉向歎歎，而不復言。於是上不悅而起。夫人姊妹讓之曰：「貴人獨不可一見上，屬托兄弟耶？何為恨上如此？」夫人曰：「夫以色事人者，色衰而愛弛，愛弛則恩絕。上所以攀攀我者，以平生容貌故。今見我毀壞，顏色非故，必畏惡吐棄我，尚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？所以不欲見帝者，乃欲以深托兄弟也。」

及夫人卒，上以后禮葬焉。圖其形於甘泉宮，諸兄皆益官。帝思懷往者，李夫人不可復得。時始穿昆靈之池，泛翔禽之舟，帝自造歌曲，使女伶歌之。時日已西傾，涼風激水，女伶歌聲甚適。因賦《落葉哀蟬》之曲曰：

「羅袂兮無聲，玉墀兮塵生。虛房冷而寂寞，落葉依於重扃。望彼美之女兮，安得感餘心之未寧！」

帝聞唱動心，悶不自支。特命龍膏之燭，以照舟內，悲不自止。親侍者覺帝容色愁怨，乃進洪梁之酒，酌以文螺之卮。帝飲三爵，色悅心歡，乃詔女伶出侍。帝息於延涼室，臥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。帝驚起，而香氣猶著衣枕，歷月不歇。帝彌思求，終不復見，涕泣治席，遂改延涼室為遺芳夢室。一說：鍾山有香草，東方朔獻帝，懷之即夢見李夫人，名「懷夢草」。帝思李夫人不輟，乃作靈夢臺，歲時祀焉。

飛燕合德

成帝以三秋閒日，與飛燕戲於太液池。以沙棠木為舟，貴其不沉沒也。以雲母飾於鸕首，一名「雲舟」。又刻大桐木為虬龍，雕飾如真，以夾雲舟而行。以紫桂為拖柁。及觀雲棹水，玩擲菱蕖。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，命佞飛之士，又金鎖纜雲舟於波上。每輕風時至，飛燕殆欲隨風入水，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裙。常怨曰：「妾微賤，何復得預裙纓之游？」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，即飛燕結裙之處。後驕逸，體微病，輒不自飲食，須帝持匕箸。藥有苦口者，非帝為含吐不下咽。昭儀夜入浴蘭室，膚體光發。古燒燭，帝從幅中竊望之。侍兒以白昭儀。昭儀攬巾，使撒燭。它日，帝約賜侍兒黃金，使無得言。私婢不豫約中，出幃值帝，即入白昭儀。昭儀遽隱避。自是帝從蘭室幃中窺昭儀，多袖金，逢侍兒私婢，輒牽止賜之。侍兒貪帝金，一出一入不絕，帝使夜從帑益至百餘金。帝嘗早獵，觸雪得疾，陰緩弱不能壯發。每持昭儀足，不勝至欲，輒暴起。昭儀常轉側，帝不能長持其足。樊嫕謂昭儀曰：「上餌方士大丹，求盛大不能得。得貴人足，一持暢動，此天與貴妃大福。寧展側，俾就帝耶！」昭儀曰：「幸轉側不就，尚能留帝欲。亦如姊教，帝持則厭去矣。安能復動乎？」

李夫人病篤，不肯見帝，慮減其愛也。成帝欲持昭儀足，昭儀轉側不就，慮盡其愛也。人主漁色，何所不至。而能使三千寵愛在一身，豈惟色哉！其智亦有過人者矣。

鄧夫人

吳孫和，悅鄧夫人，常置膝上。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，誤傷夫人頰，血流污褲，嬌姁彌苦。自舐其瘡，命太醫合藥。醫曰：「得白癩髓，雜玉與琥珀屑，當滅此痕。」即懸百金購致之。有富春漁人云：「此物知人欲取，則逃入石穴。伺其祭魚之時，癩有鬥死者，穴中應有枯骨，雖無髓，其骨可合玉春為粉，噴於瘡上，其痕則滅。」和乃命合此膏。琥珀太多，乃差面有赤點如朱。逼而視之，更益其妍。諸嬖人欲要寵，皆以丹脂點頰，而後進幸。妖惑相動，遂成淫俗。

蜀甘后

蜀先主甘后，沛人也。生於微賤。里中相者云：「此女後當極貴。」及長，體貌特異。年至□八，玉質柔肌，態媚容冶。先主召入，致白綉帳中，於戶外望者，如月下聚雪。河南獻玉人高三尺，乃取玉人置后側。晝則講說軍謀，夕則擁后而玩玉人。常稱：「玉之所貴，比德君子。況為人形，而可不玩乎？」甘后與玉人潔白齊潤，觀者殆相惑亂。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，亦妒於玉人也。

楊太真

楊太真以天寶四載七月冊為貴妃，次年七月，以妒悍忤旨，令高力士以單車送還楊銛宅。初出，上無聊，中官趨過者，或笞撻之，至有驚怖而亡者。力士因請召還。既夜，遂開大興坊，從太華宅以入。及曉，上見之殿內，大悅。貴妃拜泣謝過。因召兩市雜劇以娛之，諸姊進食作樂，自此恩遇日深。九載二月，以竊吹寧王紫玉笛忤旨，復放出宮。吉溫奏曰：「妃，婦人，無知識，有忤聖顏，罪當死。既蒙恩寵，只合死於宮中。陛下何惜一席之地，使其就戮？而忍使其取辱於外乎？」上為之憮然。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，妃泣曰：「衣服之外，皆聖恩所賜。惟髮膚是父母所生。今當就死，無以謝上。」引刀剪髮一髮，附韜光以獻。上見之驚惋，遽使力士召歸。益嬖焉。妃既生蜀，嗜荔枝。南海味勝於蜀，乃令每歲馳驛以進，毋過宿，恐味敗也。故杜牧詩云：

「一騎紅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。」

御苑新有桃花千葉，帝親折一枝插於妃子寶冠。帝曰：「此花尤能助嬌態。」因呼為「助嬌花」。五月五日，上避暑，遊興慶池，與妃子晝寢。於水殿中，宮嬪輩憑欄倚檻，爭看雌雄二瀉瀨戲於水中。上時擁妃子於綉帳內，謂宮嬪曰：「爾等愛水中瀉瀨，爭如我被底鴛鴦！」秋八月，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，帝與貴戚宴賞，左右皆歎羨而已。帝指妃子示左右曰：「爭如我解語花！」

宮妓中有念奴者，有姿色，善歌唱，帝所鍾愛，未嘗一日離左右。每執板，當席顧盼。帝謂妃子曰：「此女妖麗，眼色媚人。每囀聲歌喉，則聲出於朝霞之上，雖鐘鼓笙竽，嘈雜而莫能過。」

吳絳仙

煬帝幸江都，至汴。帝御龍舟，蕭妃乘鳳舸。一日，帝將登鳳舸，憑殿脚女吳絳仙肩，喜其柔麗，不與群輩齒，愛之甚，久不移步。絳仙善畫長蛾眉。帝色不自禁，回鞚召絳仙，將拜婕妤。適絳仙下嫁玉工萬群，故已之。擢為龍舟首楫，號曰「崆峒夫人」。由是殿脚女爭效為長蛾眉。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，號為「蛾綠」。螺子黛出波斯國，每顆值□金。後征賦不足，雜以銅黛給之，獨絳仙得賜真螺黛不絕。帝每倚簾視絳仙，移時不去。顧內謁者曰：「古人言：『秀色若可殫。』如絳仙，真可療饑矣。」因吟《持楫篇》賜之曰：

「舊曲歌桃葉，新妝豔落梅。將身倚輕楫，知是渡江來。」

詔殿脚女千輩唱之。

帝至廣陵，備月觀行宮。有郎將自瓜州進合歡果。帝令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吳絳仙，遇馬急搖解。絳仙拜賜，私附紅箋進上曰：

「驛騎傳雙果，君王寵念深。爭知辭帝裡，無復合歡心。」

帝歎曰：「絳仙真女相如，不獨貌也。」時越溪進繡光綾，綾文突起，有光彩。越人乘樵風舟，泛於石帆山下，收野繭繅之，繅絲女夜夢神人告之：「禹穴三千年一開，汝所得野繭，即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。絲織為裳，必有奇文。」織成，果符所夢，故進之。帝獨賜司花女泊絳仙，他姬莫預。

卓文君

卓文君姣好，眉色如望遠山，臉際常若芙蓉，肌膚柔滑如脂。為人放誕風流，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。

長卿素患消渴疾，及悅文君之色，遂成痼疾。作《美人賦》欲以自刺，而終不能改，卒以此疾至死。

《瑯環記》：王吉夜夢一螻蛄在都亭作人語曰：「明朝捨此。」吉異之，明使人候於都亭，而長卿至。吉曰：「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。」天下因呼螻蛄為長卿，卓文君一生不食螻蛄。

王龍溪一門人，自稱有好色之疾。龍溪笑曰：「窮秀才抱著家中黃臉婆子，輒云好色，不羞死耶！」噫！必如長卿之於文君，值得一死。

王元鼎

元時，歌妓郭氏順時秀，姿態閒雅，雜劇為《閨怨》最高，駕頭諸旦本亦得體。劉時中以「金簧玉管，鳳吟鸞鳴」擬其聲韻。平生與王元鼎密。偶有疾，思得馬版腸充饌。元鼎殺所乘千金五花馬，取腸以供。都下傳為佳話。時中書參政阿魯溫尤屬意焉，因戲語曰：「我比元鼎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參政，宰相也。元鼎，才人也。變理陰陽，致君澤民，則學士不及參政。嘲風弄月，惜玉憐香，則參政不如學士。」參政付之一笑而罷。

殺馬，《繡襦記》借作鄭元和事。元鼎情癡之名，遂為所掩。

龍子猶曾有四絕句詠其事云：

「駑馬爭如駿骨良，烹調一樣版腸香。千金何事輕拋擲，只為趨承窈窕娘。

五花名馬價無倫，欲媚香閨枉殺身。解道貴人而賤畜，愛姬換馬是何人。

驅馳曉夜百艱辛，不及閨中效一顰。好似吳宮媚西子，鑄鏤偏自賜功臣。

一心無計博餘歡，名馬剝腸勸一餐。饑口儻然思異味，不知何策膾人肝。」

何恢 潘炕

宋阮佃夫有寵於明帝。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，美而有寵。為廣州刺史，將發，要佃夫飲，設樂。見張氏悅而求之。恢曰：「恢可得，此人不可得也。」佃夫拂衣出戶，曰：「惜指失掌耶？」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。

內樞密使潘炕，字凝夢，河南人。有器量，家人未嘗見其喜怒。然嬖於美妾解愁，遂成疾。妾姓趙氏，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。頗有國色，善為新聲，及工小詞。蜀王建嘗至炕第見之，謂曰：「朕宮無如此人。」意欲取之。炕曰：「此臣下賤人，不敢以薦於君。」其實斬之。弟始謂曰：「綠珠之禍，可不戒耶？」炕曰：「人生貴適意，豈能愛死，而自不足於心哉！」人皆服其有守。

何恢之惜耀華，潘炕之惜解愁，與石崇之惜綠珠，一轍耳。幸而為炕，不幸則為恢，尤不幸則為崇。雖然，死生榮辱，命也，出妻獻妾於以求免，去死幾何？恢、炕之義為正矣。即崇之辭孫秀，吾猶取之。

程一寧

程一寧，元順帝寵妃也。未得倖時，嘗於春夜登翠鸞樓，倚欄弄玉龍之笛。吹一詞云：

「蘭逕香銷玉輦蹤，梨花不忍負春風。綠窗深鎖無人見，自碾硃砂養守宮。」

帝忽於月下聞之，問宮人曰：「此何人吹也？」有知者對曰：「程才人所吹。」帝雖知之，未召也。及後夜，帝復遊此，又聞歌一詞曰：

「牙牀錦被繡芙蓉，金鴨香消寶帳重。竹葉羊車來別院，何人空聽景陽鐘。」

又繼一詞曰：

「淡月輕寒透碧紗，窗屏睡夢聽啼鴉。春風不管愁深淺，日日開門掃落花。」

歌中音語咽塞，情極悲愴。帝因謂宮人曰：「聞之使人能不悽愴？深宮中有人愁恨如此，誰得知乎？」遂乘金根車至其所。寧見寶炬簇擁，遂趨出叩頭俯伏。帝親以手扶之曰：「卿非玉笛中自道其意，朕安得至此？」乃攜手至柏香堂。命寶光天祿廚設開顏宴，進兔絲之膳，翠濤之酒；雩仙樂部坊奏鴻韶樂，列朱戚之舞，鳴雉之曲。笑謂寧曰：「今夕之夕，情圓意聚。然玉笛，卿之三青也，可封為圓聚侯。」自是寵愛日隆，改樓為「奉御樓」，堂為「天怡堂」。

按：順帝宮嬪進御無紀，佩夫人、貴妃印者不下百數。淑妃則龍瑞嬌、程一寧、戈小娥。麗嬪則張阿玄、支祁氏。才人則英英、疑香兒，尤其寵愛。所好成之，所惡除之，位在皇后之下，而權則重於禁闈。宮中稱為七貴云。

以下女愛男

溫都監女

坡公之謫惠州也，惠有溫都監女，頗有色，年□六，不肯嫁人。聞坡公至，甚喜，謂人曰：「此吾婿也。」每夜聞坡諷詠，則徘徊窗外。坡覺而推窗，則其女逾牆而去。坡從而物色之，溫具言其然。坡曰：「吾當呼王郎與子為姻。」未幾，坡過海，此議不諧。及坡回惠日，其女已死，葬沙灘之側矣。坡悵然賦《孤鴻》，調寄《卜算子》云：

「缺月掛疏桐，漏斷人初靜。時見幽人獨往來，縹渺孤鴻影。驚起卻回頭，有恨無人省。揀盡寒枝不肯棲，寂寞沙洲冷。」

借鴻為喻，非真言鴻也。「揀盡寒枝不肯棲」，謂少擇偶不嫁。「寂寞沙洲冷」，指葬所也。此詞蓋惠州白鶴觀所作，或云黃州作。屬意王氏女，非也。

長卿氏曰：「人知朝雲為坡公妾，而不知此女乃真坡公妾也。坡公遷謫嶺外，婆婆六□老人矣。□六之女何喜乎？而心許之，且死之也。然坡公非當時鬚眉如戟，諸人所欲極力而殺之者哉。而一女子獨見憐，悲夫！」李和尚曰：「余獨悲其能具隻眼，知坡公之為神仙，知坡公之為異人，知坡公之外，舉世更無與兩，是以不得親近，寧有死耳。然則即呼王郎為婿，彼雖死亦不嫁。何者？彼知有坡公不知有王郎也！」

長沙義妓

義妓者，長沙人，不知其姓氏。家世娼籍，善謳，尤喜秦少遊樂府。得一篇，輒手筆占哦不置。久之，少游坐鉤黨南遷，道長沙，訪潭土風俗、妓籍中可與言者。或舉妓，遂往。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，其俗山獠夷陋，雖聞妓名，意甚易之。及睹其姿容既美，而所居復瀟灑可人，即京洛間亦未易得，咄咄稱異。坐語間，顧見几上文一編，就視之，目曰《秦學士詞》。因取竟閱，皆已平日所作者。環視無他文。少游竊怪之，故問曰：「秦學士何人也？」妓不知其少游，具道才品。少游曰：「能歌乎？」曰：「素所習也。」少游益怪曰：「樂府名家，無慮數百。若何獨愛此？不惟愛之，而又習之歌之，似情有獨鍾者。彼秦學士亦嘗遇若

乎？」曰：「妾僻陋在此，彼秦學士京師貴人，焉得至此？即至此，豈顧妾哉！」少游乃戲曰：「若愛秦學士，徒悅其辭耳。使親見其貌，未必然也。」妓歎曰：「嗟乎！使得見秦學士，雖為之妾御，死復何恨！」少游察其誠，因謂曰：「若果欲見之，即我是也。以朝命貶黜，道經於此。」妓大驚，色若不懌者。稍稍引退，入告母媪。媪出設位，坐少游於堂，妓冠帔立階下，北面拜。少游起且避。媪掖之坐，以受拜。已乃張筵，飲虛左席，示不敢抗。母子左右侍觴。酒一行，率歌少游詞一闕以侑之。卒飲甚歡，比夜乃罷。止少游宿。衾枕席褥，必躬設。夜分寢定，妓乃寢。平明先起，飾冠帔，奉沃盥，立帳外以俟。少游感其意，為留數日。妓不敢以燕情見，愈加敬禮。將別，囑曰：「妾不肖之身，幸侍左右。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，妾恐貽累，又不敢從行，惟誓潔身以報。他日北歸，幸一過妾，妾願畢矣。」少游許之。

一別數年，少游竟死於藤。妓自與少游別，閉門謝客，獨與媪處。官府有召，辭不獲，然後往，誓不以此身負少游也。一日，晝寢，驚曰：「吾與秦學士別，未嘗見夢。今夢來別，非吉兆也。秦其死乎？」亟遣僕沿途覘之，數日得報。乃謂媪曰：「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，今不可以死故背之。」遂衰服以赴，行數百里，遇於旅館。將入，門者禦焉。告之故，而後入臨其喪，拊棺繞之三週，舉聲一慟而絕。左右驚救之，已死矣。

千古女子中愛才者，溫都監女、長沙妓二人而已。而長沙妓以風塵浪宕之質，一見少游，遂執婦道終身，尤不易得。雖曰貞妓可也。柳耆卿不得志於時，乃傳食妓館。及死，諸為醢錢葬之樂游原上。每春日踏青，爭以酒酌之，謂之弔柳七。諸妓亦知憐才者，惟不若二女子之甚耳。鄭畋少女，好嚙隱詩，常欲委身焉。一日隱謁畋，畋命其女隱簾窺之。見其寢陋，遂終身不讀江東篇什。畋女愛貌者也，非真愛才者也。子猶氏曰：「不然，昔白傅與李贊皇不協，每有所寄文章，李緘之一篋，未嘗啟視，曰：『見詞翰則回吾心矣。』鄭女終身不讀江東篇什，亦是恐回心故也。乃真正憐才者乎！」

王巧兒

王巧兒歌舞顏色稱於京師。陳雲嶠與之狎，王欲嫁之。其母密遣其流輩開喻曰：「陳公之妻，乃鐵太師女，妒悍不可言。爾若歸其家，必遭凌辱矣。」王曰：「巧兒一賤娼，蒙陳公厚眷，得侍巾櫛，雖死無憾。」母知其志不可奪，潛挈家僻所，陳不知也。

旬日後，王密遣人謂陳曰：「母氏設計置我某所。有富商約某日來，君當圖之。不然，恐無及矣。」至期，商果至。王辭以疾，悲啼宛轉。飲至夜分，商欲就寢，乃撫其肌膚皆損，遂不及亂。既五鼓，陳宿構忽刺罕赤撻搏商，欲赴刑部處置。商大懼，告陳公曰：「某初不知，幸寢其事，願獻錢二百緡，以助財禮之費。」陳笑曰：「不須也。」遂厚遣其母，攜王歸江南。陳卒，王與正室鐵，皆得守其家業，人多所稱述云。

真鳳歌

真鳳歌，山東名妓也，善小唱。彭應堅為沂州同知，確守不亂。真恃機辯圓轉，欲求好於彭。一日大雪，起會客，深夜方散。真托以天寒不回，直造彭室，彭竟不辭。由是情好甚密。見《青樓集》。

南都妓

太倉監生張某，嘉靖王子應試南都，與院妓情好甚暱。張約，倘得中式，當為贖身。妓亦願從良，明誓頗堅。

妓復接一徽友，豪富擬於陶朱。先用重貲買得字眼，懸於汗巾角上。飲酒沉醉歸寢，將汗巾置枕席下，天明忘取而去。妓簡點牀褥得之，發其封，重疊印記甚密。妓素識字，知為關節也，謹藏於篋中。薄暮，徽友復來，覓汗巾不得，願出厚賞。妓堅諱不露，佯令女奴輩遍索室中，竟無形影，悒悒而回。

妓遣僕呼張至，舉字眼授之。張如式書卷中，遂得登科。因取妓為妾。後生一子，主家政，與張諧老焉。事出《涇林雜記》。

馬瓊瓊

朱端朝，字廷之。宋南渡後，肄業上庠，與妓馬瓊瓊者往來。久之，情愛稠密。馬屢以終身之托為言，朱雖口諾，而心不諾之。蓋以妻性嚴謹，不敢主盟，非薄倖也。

端朝文華富贍，瓊瓊知其非久於白屋者，遂傾心事之。凡百費用，皆為辦給。時秋試高中，捷報之來，瓊瓊大出犒賞。及春闈省試，復中優等。以策語過激，遂置下甲，注授南昌尉。瓊瓊懇曰：「妾風塵卑末，荷君不棄。今幸榮登仕版，行將雲泥隔絕。忍使妾之一身，終淪棄乎？倘獲脫此業緣，永執箕帚，受賜於君，誠不淺淺。君內政雖嚴，妾自能小心承順。且妾箱篋稍充，若與力圖去籍，亦未為難。」端朝曰：「去籍易耳。但內子非能容人者，設能相容，何待今日？既汝中心誠懇，沮之則近無情，從之則慮有辱。容先入數語探之。如其不從，亦無策矣。」因乘間謂其妻曰：「我久居學舍，急於干祿，豈得待數年之闕。近得一官，實出妓子馬瓊瓊所賜。其人柔順恭謹，今欲委身於我。若脫彼風塵，此亦仁人酬德之事也。」其妻曰：「君意已決，亦復何辭。」端朝喜出望外，即以報瓊。於是宛轉脫瓊籍，挈之歸家。

既至門，與正室一見如故。端朝藉其所攜，家道稍豐。因整理一區，中關東西二閣，東居正室，而瓊瓊處於西閣。如是三載，闕期已滿，迓吏前至。端朝以路遠俸薄，不肯攜累，乃單騎赴任。將行，置酒與東、西閣相宴。因屬曰：「此去或有家信來往，二閣止混同一緘，復書亦如之。」

既到南昌，參州交印。人事方畢，而巡警繼至。條經半載，乃得家信，止東閣有書，而西閣無之。端朝亦不介意，復書中但論東閣以寬容之意。瓊瓊聞書至，不及見，疑之，請於東閣。東閣言頗不順。西閣乃密遣一僕以往。端朝開緘，絕無一字，止見雪梅扇面而已。後寫一詞，名《減字木蘭花》云：

「雪梅妒色，雪把梅花相抑勒。梅性溫柔，雪壓梅花怎起頭。芳心欲訴，全仗東君來作主。傳語東君，早與梅花作主人。」

端朝詳味詞意，知為東閣所抑，自是坐臥不安，每思棄官歸隱。蓋以僥倖一官，皆西閣之力，不忘本也。後竟託疾解綬。

既抵家，而二閣相與出迎，深怪其未及書考，忽作歸計。叩之不答。旋命置酒，會二閣而言曰：「我羈身千里，所望二閣在家和順，使我居官少安。昨見西閣所寄梅扇，後詞云云，讀之使人不遑寢食，吾安得而不歸哉！」東閣乃曰：「君且與妾判斷此事，據詞中所說，梅雪是非安在？」端朝曰：「此非口舌所能剖判。」因索紙筆，作《浣溪沙》一闕云：

「梅正開時雪正狂，兩般幽韻孰優長？且宜持酒細端詳。梅比雪花多一出，雪如梅蕊少些香。花公非是不思量。」

自後二閣歡會如初，而端朝亦不復出仕矣。

李師師

道君幸李師師家，遇周邦彥先在焉。知道君至，匿於牀下。道君自攜新橙一顆，云江南初進來。遂與師師謔語。邦彥悉聞之，隱括成《少年游》云：

「並刀如水，吳鹽勝雪，纖手破新橙。錦幄初溫，獸香不斷，相對坐調笙。低聲問，向誰家宿？城上已三更。馬滑霜濃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。」

李師師因歌此詞。道君問誰作，師師奏曰：「周邦彥詞。」道君大怒，坐朝語蔡京云：「開封府監稅官周邦彥者，聞課稅不登，如何京尹不按發來？」蔡京罔知所以，奏云：「容臣退朝，呼京尹叩問，續得復奏。」京尹至，蔡以御前聖旨諭知。京尹云：「惟周邦彥課增羨。」蔡云：「上意如此，只得遷就。」

將上，得旨：「周邦彥職事廢弛，可日下押出國門。」

隔一二日，道君復幸李師師家。不見師師，問之，知送周監稅。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為喜。既至不遇，坐久，至更初始歸。愁眉淚睫，憔悴可掬。道君怒云：「汝從何往？」師師奏：「臣妾萬死，知周邦彥得罪，押出國門，略致一杯酒相別，不知得官家來。」道君問：「曾有詞否？」李奏云：「有《蘭陵王》詞。」道君云：「唱一遍看。」李奏云：「容臣妾獻一觴，歌此詞為官家壽。」乃歌云：

「柳陰直，煙裡絲絲弄碧。隋堤上，曾見幾番，拂水飄綿送行色。登臨望故國。誰惜京華倦客。長亭路，年去歲來，應折柔條過千尺。閒尋舊蹤跡，又酒趁哀弦，燈照離席。梨花榆火催寒食。愁一箭風快，半篙波暖，回頭迢遞便數驛。望人在天北。淒惻，恨堆積。漸別浦瀟瀟，律埃岑寂。斜陽冉冉春無極。念月榭攜手，露橋吹笛。沉思前事，似夢裡，淚暗滴。」

曲終，道君大喜，復召為大晟樂正。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。

長卿氏曰：「道君以一詞而遂美成，復以一詞官之，好名耶，好才耶？曰，好色耳。天子與貧士爭風塵一席之歡而不敵，情固有別腸耶？嗚呼！若李師師者，可云有情，亦可云無賴者也。當時師師家有二邦彥：一周美成，一李士美，皆道君狎客。士美因而為宰相。吁！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，國之安危治亂，可想而知矣。」

《宣和遺事》載：宣和五年七夕，道君幸李師師家，留宿。臨別約再會。乃解龍鳳鮫直為信。都巡官賈奕，師師結髮之婿也。深妒其事，題《南鄉子》詞云：

「閒步小樓前，見個佳人貌似仙。暗想聖情渾似夢，追歡，執手蘭房恣意眠。一夜說盟言，滿掬沉檀噴瑞煙。報道早朝歸去晚，回鑾，留下鮫當宿錢。」

次夜道君復至，得詞於妝盒，笑而袖之。後謫賈奕為廣南瓊州司戶。然則道君之醋，非止一呷矣。

鍾夫人

王渾妻鍾夫人，每嘗卿渾，渾曰：「詎可爾。」妻曰：「憐卿愛卿，是以卿卿；我不卿卿，誰當卿卿？」

以下男女相愛

樊事真

樊事真者，京師名妓也，周仲宏參議嬖之。周歸江南，樊飲餞於齊化門外。周曰：「別後善自保持，毋貽他人之誚。」樊以酒酌地而言曰：「妾若相負者，當割一目以謝君。」無何，有權豪子來。其母既迫於勢，又利其財。樊始毅然，終不獲已。後周至京師，樊語曰：「別後非不欲保持，卒為豪勢所逼。昔日之誓，豈徒設哉！」乃抽金篦刺左目，血流盈地。周為之駭然，因歡好如初。好事者編《金篦刺目》雜劇行於世。見《青樓集》。

使金篦之刺，移於權豪子相逼之時，則舊約可無負矣。然使周仲宏為李□郎者，不枉卻一刺乎！周來而刺，刺而周駭然，情昵益篤，樊蓋善用刺者也。羅夫人一刺，而房公終身不畜妾。樊殆襲其智乎？若世所傳汧國夫人剔目勸讀，則借用樊事耳。

般般醜

般般醜姓馬，字素卿。善詞翰，達音律，馳名江湘間。時有劉廷信者，南臺御史劉廷翰之族弟，俗呼曰「黑劉五」，落魄不羈，工於笑談，天性聰慧。至於詞章，信口成句，而街市俚近之語，變用新奇，能道人所不能道者。與馬氏各相聞而未識。一日相遇於道，偕行者曰：「二人請相見。」曰：「此劉五舍也。此即馬般般醜也。」見畢，劉熟視之，曰：「名不虛得。」馬氏亦含笑而去。自是往來甚密，所賦樂章極多。

丘長孺

丘長孺，名坦，楚麻城世家子。性喜豪華，尤工詩字。其姊丈劉金吾，亦崇、愷之亞也。先是吳中凌尚書云翼，以坑儒掛彈章。長子廷年，官錦衣都中，行金求免。劉以僚誼，貸之數千。已而，兩人者皆罷歸。時吳中女優數隊，白姓最著。其行六者善生，號為「六生」，聲色冠絕一時，凌與狎焉。聞劉有游吳之興，度必取償，乃先居六生為奇貨。劉既至，六生以家姬佐酒，清歌一發，四座無聲。劉驚喜欲狂，願須臾獲之，不復計明珠幾斛。凌俟其行有日，雜取玩器輔六生以往，劉為焚券而去。劉本粗豪，第欲誇示鄉人，無意為金屋置也。比歸日，索六生歌娛客。楚人不操吳音，惟長孺能。以故長孺以六生遂以知音成密契。每在夕，目授心許，恨開籠之無日也。久之，劉意益怠，長孺乃乘間請償金，如凌準數而納六生為側室。劉亦浮慕俠名，即日遣贈。長孺大喜過望，自謂快生平所未足。而六生亦曰：「吾得所天矣。」

居無何，客或言此兩人先有私者。劉怒氣勃發，疾呼六生來訊，不服，鳩之。長孺適在鄉，聞報馳馬亟歸，哀乞其屍。劉憤然曰：「人可贈，屍不可索得也。」長孺致五百金贖之以歸。面如生，惟右手握固。長孺親擊之乃開。掌中有小犀盒，盒內藏兩人生甲及發一縷。蓋向與長孺情誓之物也。長孺痛恨，如割肝肺。乃抱屍臥，凡三宿，始就殮。殮殯俱極厚。事畢，哀思不已。曰：「吾見六生姊姊，猶見六生耳。」乃攜千金至吳下，迎白二，同棲於張氏之曲水堂下。復進其妹□郎。□學謳於二，故相善。兩姬感丘郎情重，願為娥皇之從。事未成，而□郎適以謔語取怒於居亭主人。主人漏言於白氏，白乃率其黨百人，伺長孺早出，突入其舍，於衾帷中赤體劫兩姬去。長孺恚甚，將訟之長洲江令。令楚產也。長孺謀之朱生。朱生曰：「徐之，且不必然。」乃以危言動白氏，俾以二歸長孺，而薄其聘。長孺乃罷。

又數年，劉金吾有姻家為雲間司李，乃復為吳下游。而白老適坐盜誣，丐劉為雪。事定，具觴樓船中，使□郎稱謝，因留宿。中夜，□郎訊及長孺。劉曰：「吾妹婿也。」□郎談及往昔，泣下不止。劉慰曰：「無傷，在我而已。」乃密戒舟人掛帆。覺而追之，則在京口矣。白夫婦叩頭固請，劉曰：「汝女與丘公，有語在前，吾當成之。今償汝百金，多則不可。」夫婦持金哭而返。劉竟攜□郎歸楚，送長孺家，曰：「吾以謝六生之過。」

子猶氏云：「余昔年游楚，與劉金吾、丘長孺俱有交。劉浮慕豪華，然中懷麟介，使人不測。長孺文試不偶，乃投筆為游擊將軍。然雅歌賦詩，實未能執爨前驅也。身軀偉岸，袁中郎呼為「丘胖」。而恂恂雅飾，如文弱書生。是宜為青樓所歸矣。白二墓在城外之五里墩，而□郎竟從開閻之命。蓋□郎性輕，遇人輒啼。少時，屬意洞庭劉生，強使娶己。及度湖，遂凄然長歎。年餘復歸於白。未三月，遂為金吾掠去，依二以居。二死而遂去之。楊花水性，視二固不侔矣。長孺夫人，即金吾姊，亦有文。所著有《集古詩》及《花園牌譜》行於世。」

范笏林

范生牧之，名允謙，號笏林，華亭世家子也。年少舉於鄉。生而頎廣額，頤頰而下小削，目瞳清瑩，骨爽氣俊，不甘處俗。華亭世胄，出必鮮怒，錦衣狐裘，舞於車上，童子駢肩而隨，簪玉膏沐，如婦女之麗。牧之見之，往往內愧肉動，毛孔蠅張，輒障面去。居恒單衫白袷，著平頭弁，與諸少年頡頏而游。游遇豪貴人，牧之欠抑唯諾，陽嗛不敢言。眾以為寒酸，意狎之，牧之乃快。或坐客小覺，則牧之飄風逝矣。性嗜書，無所不讀，能跳梁翰墨間。客非韻，斥門者不納。納必以名香、清酒為供。或宴語夜央，童子更燭割炙，復張具如客初至時。屋下雞鳴，猶聞鼓琴落子聲。由是四方之客日益集，而雜賓亦稍稍得進。未幾，杜生之事起。杜生者，妓女也。以風態擅名，慷慨言笑，自題女俠。與牧之一遇於閭門，目注久之，退而執手歎曰：「吾兩人得死所矣！君勝情拔俗，余亦俠氣籠霄。他日枕骨而葬太湖之濱，誓令墓中紫炁射為長虹，羞作胭脂女兒。」下指鴛鴦，上陳雙鴿。言罷，大泣。眾驚其不祥。嗣後淹繫旬月，無反顧意，毀頓精神，廢棄家政。客乃有為文告神以絕牧之者。牧之答曰：「僕聞虧名為辱，虧形次之。諸君子具當世賢者。僕雖不才，忝惠莊之遇舊矣。諸君子一旦攝齊束帶，矢之神前，擊鐘伐鼓，以絕鄙人。一時觀者莫不駭遽狂走，謂僕當得夷族之禍，以至於此。甚而造作端末，飛流短長，筆之隴廩，付之尸祝，無煩簡考，遽定爰書，不須左驗，遂成文案。是忠告之義，同於擿缺，摺撫之過，近於文致。使僕不能捨生於覆載，強息於人世，辱云甚矣！僕亦何人，其能甘之？惟有蹈東海而死耳！」牧之既深情，膠黏不解，而復為諸客所激，若圓石遇坂，轉觸轉下，勢不得不與俱盡。會太守窘杜生，出辱之庭。牧之忍愧，以身左右翼，多卑詞。太守徘徊，不令下鞭，然終不許牧之以一妓女燼，黜賣杜為賈婦。牧之佯諾，陰使人贖為山西賈，得之以藏於別第，俄載而與俱長安。居長安邸，不三月，牧之病肺死。牧之既死，杜生敕家人裝其喪歸，而以身從。杜入舟，

忽忽微歎，間雜吟笑，如無意償范者。至江心，命具浴。浴罷更衣，左手提牧之宣和硯，右手提棋楸，一躍入水。左右驚視，不能救。初見髮二三尺許，浮沉旋瀾中。已復颺起紫衣裾半褶，復轉睫間，而生杳然沒矣。

杜不死，范之親黨能置之度外乎？與其死於濁手，不若死於清波也。河伯有知，當為生招笏林。笏林有知，喜無太守之窘、諸客之激，含笑相從，永以為好。而俗子猶笑笏林以情死。噫！不死於情者，將不死乎！

情史氏曰：「情生愛，愛復生情。情愛相生而不已，則必有死亡滅絕之事。其無事者，幸耳！雖然，此語其甚者，亦半由不善用愛，奇奇怪怪，令人有所籍口，以為情尤。情何罪焉？桀、紂以虐亡，夫差以好兵亡，而使妹喜、西施輩受其惡名，將無枉乎？夫使止於情愛，亦匹夫之日用飲食。令生命不逢夭折，何至遂如范笏林者？又況乎天下之大，幹以萬事，翼以萬夫，令規模不改，雖華清結綺，紅粉如雲，指為靈囿中之鹿鳥，亦何不可！